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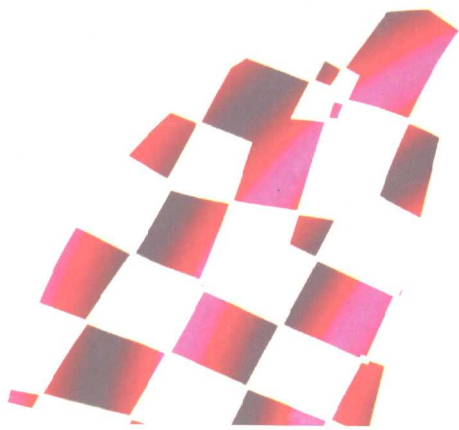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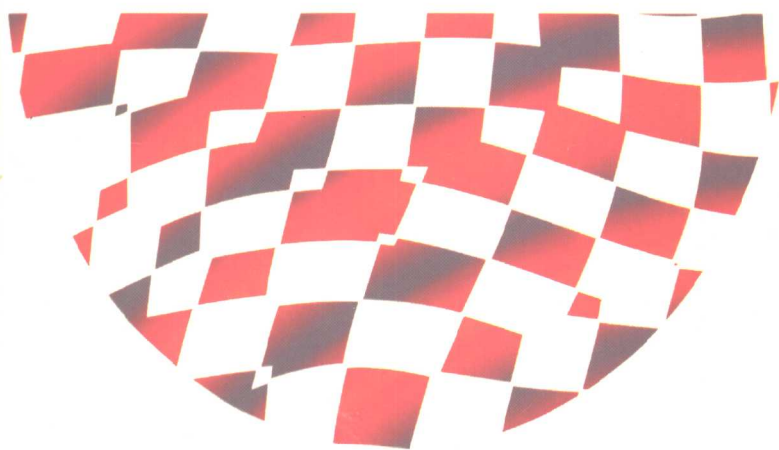
[英] 托尼·赖特 著

Socialisms: Old and New

Tony Wright

新旧社会主义

新华出版社



新 旧 社 会 主 义

[英] 托尼·赖特 著

褚松燕 林 震
毛 翥 颜君烈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旧社会主义 / (英) 赖特著; 褚松燕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5

ISBN 7-5011-4888-0

I. 新… II. ①赖…②褚… III. 社会主义 - 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7610 号

Socialisms: Old and New

Copyright © Tony Wright, 1996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1999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新旧社会主义

[英] 托尼·赖特 著

褚松燕 林 震 译
毛 騫 颜君烈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61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88-0/D·779 定价: 15.00 元

献给有着一颗永恒的心的人

约瑟夫·菲力蒲·莫里斯·赖特

1982年12月13日——1985年8月22日

致 谢

所有的著作都会欠帐，即使可能不会偿付，也至少应该认帐。我在此要特别提出三点，从最一般的开始，以最特殊的结尾。

首先，本书受惠于所有那些为本书结构和论点的构建提供材料的作者们的学问。在此无法根据明显的欠债个别地致谢这一事实使我有必要向他们集体致谢。第二份债归于在伯明翰和米德兰研究所参加我晚班课程的成员们。他们用整个冬天踊跃与我谈论此书并在此过程中为此书贡献了大量智慧。成人教育班不止一次地帮我完成一本书的写作，对于一个校外教师来说，这总是最乐于记下的一笔债务。

最后，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本书献给的那个高贵的人，尽管他的一生短暂，但他改变了他接触过的每件事、每个人，这本书其实是他的书。

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 议员阁下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若干年里，左翼一直处于明智的守势。在整个西方世界，右翼都在思想较量中占据优势，占领经济辩论的制高点之后，它又开始把带着狭义个人主义和生硬市场力量的有缺陷的信念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即中央计划经济和一党统治在经济变迁和民众反抗的压力下瓦解的事实激励着右翼勇往直前。

随着 1989 年共产主义的崩溃，一段历史终结了。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它以被一代人所忽视的左翼和中间偏左派一定程度的能量和活动为标志。它包含了一定范围的利益和思想，它的来源是对老左翼和新右翼所提出的济世药方的扬弃。并且它讲述了一种在英国很清楚、很强烈，在别处也很明显的普遍热望，即走出 80 年代政治中一些无谓的争论，另为新世纪制订一份新的基本的日程表。

对左翼来说，这个日程表的首要问题将是把旧价值运用到新的变化剧烈的环境中去这一挑战。必须把集体动员起来去拓展个人的自由，把私营部门的力量用于帮助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市场和国家要互相合作而不再纠缠于冲突。

托尼·赖特这本书为这一政治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路线图，说出了简洁但有力的一点，即用国有制和中央计划来定义社会主义是不能且永远不会令人满意的。10 年或 20 年前，这还不是一个

许多人愿意听到的论点，但今天，它体现了新的常识。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力量和耐久性阐释为一个政治信条，而正是对那些核心价值的重申成为过去 10 年工党重建的实质。社会正义、社群、责任和民主是本书永恒不变的主题，现在已坚定地放进工党新党章的核心要点。新党章第四条的修正条款之所以明显重要，就因为它涉及到在 20 世纪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本书所揭示的真理就是：“新工党”的创立已使该党回归了它的道德基础。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把这些价值与对当前英国整体状况的清醒分析联系起来，同时与一个令人信服的变革良方联系起来。争论已经转向这些方面：如何建立一个股东经济，如何使不列颠重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把权力交到人民手中，如何使不列颠成为新欧洲的一个领袖。

没有思想的政治是不结果实的，而没有价值的思想是软弱无力的。20 世纪末远非意识形态的终结点，而是标志着意识形态的新生。本书对一场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决定性战斗而言，是一个重大贡献，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决定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

第二版序言

直到有人向我指明，我才意识到这本书谈论的主题是什么。我曾说过，很显然，我已努力在 80 年代关于左翼的激烈争论中寻求某种稳固的理论基础和政党基础并以我的方式思考、著述。本书以一本学术论文面目出现，实际上，它是一种当代的论点。它被友好接受说明别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探索。

推出一个新版本的机会使我能够把这本书完善得切合目前的情况。尽管本书仅写于 10 年前，但它所讨论的世界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世界的重大标点符号除了 1789 年和 1917 年外，又包括了 1989 年。仅仅几年前的一些关于左翼的激烈辩论现在已经带有古董的性质了。在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已在经历一个引人注目的复兴过程。

修订本反映了这一新背景，在适当的地方做了增减。尽管我审慎地不去扰乱第一版的要点并（基本上）抵制住了重写历史的诱惑，但是，我还是增加了新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既回顾了英国的最新发展，又把本书的一般论点拓展到现在。

新版本若没有鲁特勒治出版公司（Routledge）的卡罗琳·温特斯吉尔的热情鼓励，恐怕难以面世，对此，我再次深表谢意。露茜·白丽没有去改变世界但同意变换原文，对此我致以歉意的感谢。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比绝大多数人做得更多从而使我撰写新的一章成为可能的人为本书所做的序。

第一版序言（1986年）

这本小书的名字既非拼写错误，亦非独创性措辞。为了撰写一篇既能为学者接受又能为普通读者理解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性论文，我只能选择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纯粹用来适应社会主义的多种内涵。社会主义的这种多样化既是有组织的、理论性的，又是历史的、现实的。不管是作为朋友、批评者，还是作为旁观者，几乎每一个与社会主义关系密切的人，都以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认识到这一多样性。但是，对这一认识的反应却是各不相同的。

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宣称他们自己特定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而其它观点都是非法的时候，恰恰是认识到了这个词的多样化内涵。一些反社会主义者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需要一个更敏锐有效的途径这一点上岔开而坚持对一种噩梦似的社会主义（用罗斯·白利勋爵的话说，就是“一切的末日”）做一种本质主义描述，这也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一词的多种内涵。同样，那些玩弄定义篡改定义界线的学者们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之所以力图把一些秩序强加到无序的物质世界，就在于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干脆放弃面对所有这些，正如在一次工党集会上我新听到的一个声音宣称的那样：“我们不要实用政策，我们要社会主义政策！”在他们不同的立场中，所有这些态度都殊途同归，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看成一个难题。相比之下，本书的态度

是把这些多样性当作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曾是什么的一个必要部分，当作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传统”的界线划宽些以使所有特定传统尽管有明显差异但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同一个流派，但它是怎样一个流派呢？你看，约瑟夫·斯大林和乔治·奥威尔都是其成员。奥威尔自己的观点在他那些流露感情的讽刺作品中无疑通常被简单地误读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而他的观点事实上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种类，其中一种（民主的）应当被接受，而另一种（专制的）则应受到抨击。

因此，本书在此并非要执拗地偏好于论及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而多着墨于多元的“社会主义”。本书的目的不是去鉴别不同传统并分别贴上标签，也不是接受现成的标签，而是探索一些为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提供材料的领域。随后的几章就集中讨论这一领域的不同方面。首先，概述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传统并同时梳理各种社会主义论点；然后，确定四个关键问题并予以讨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争论的地位（道德价值还是经验主义教条？），社会主义目标借以实现的手段（改革还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中央集权制的还是联邦制的？）以及社会主义领导者（阶级还是政党？）。

这些问题隐藏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中，但它们显然一直都是相互关联的。最后，在这一背景下，我检讨了当代各种社会主义，并冒昧地提出了对它们的未来的一些想法。

社会主义是一个似伞般包罗万象的词，它的朋友寻求躲在伞下（每一方都试图抓住伞把，用伞尖互相刺戳），而其敌人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它以打中尽可能多的对手的头。从这种情况出发，寻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衡量和判断特定的思想与运动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呀，从来不认为御前侍卫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对他的一些法国追随者

的著名评价，而 R·H·托尼则评论了社会主义一词“光芒四射的歧义”。这些争论和紧张在本书中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歧义传统的根源。这些应当坦白承认，并且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统一体的细枝末节。

由此，本书进一步得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日渐清晰的是，此处讨论的争论领域并不总是简单划一地转化为社会主义诸传统间的常见分界线（如改革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相反，联合与分离的其它界线却出现了。例如，既有改革主义的独裁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忆起韦布夫妇爱上了苏联这件事），也有革命激进自由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第二，承认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包含那种避开区分和评判之需的烂糟糟的多元主义。相较而言，本书摒弃了历史上和理论上“正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需要在各种社会主义之间作出区别，这可能或多或少是可取的、适当的，也似乎是合理的。

第三，这一方法将注意力指向这一范围，即一种社会主义传统（即“马克思主义”）敌视这种社会主义的多元性，企图保证自己的组织和理论垄断地位。本书的论点是：这一计划是非法的，它的基础是有缺陷的，它的结果是破坏性的，而它的崩溃因此也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和受欢迎的。推而言之，这意味着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包含着忘却程序，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其中一些东西只能在被埋没的、被忽略的和少数派社会主义传统中找到了。

最后要考虑的一件事也是相关的。这就是需要一种方法不仅仅能容纳明显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历史多样性，而且要能容纳 20 世纪末社会主义的现实地位。这是一个 3 岁孩童生活于其中的把自己描述成社会主义政权的世界，一种具有雄辩证据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成功，甚至可能就是现代意识形态。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社

会主义组织获取政权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不再是左翼，而是东方的了。“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的古老呼声已成为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的新现实了，已经没有社会主义者同意使用社会主义标签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而不仅仅只有那些想重申社会主义解放的社会主义者去正视它们。第一个事实是，正如一代人之前的 G·D·H·科尔指出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不再仅朝一个方向发展了。”

目 录

托尼·布莱尔议员阁下单序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一版序言 (1986)	(4)
第一章 传统	(1)
第二章 争论	(22)
第三章 学说	(43)
第四章 方法	(63)
第五章 结构	(86)
第六章 行为	(109)
第七章 未来	(134)
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主义?	(158)
参考文献	(194)
译后记	(205)

第一章 传 统

在许多自称社会主义的团体和趋势间产生的争论，是长期的、复杂的和痛苦的。

(雷蒙德·威廉姆斯)

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其中各种社会主义之间不是兄弟般融洽的关系，而是相互斗争和对抗的关系。战线虽然经常变动（马克思主义者对抗无政府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对抗工联主义者，改良派对抗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对抗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派对抗所有其他的人，新社会主义对抗旧社会主义），但永远不会消失。许多社会主义者将最锋利的箭对准别的社会主义者，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发现有必要至少同时两线作战。战场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变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参战者和不同的传统之间交火。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政体的戏剧性崩溃是这部远未结束的发展史上离我们最近、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词语与传统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对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特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 19 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抨击时，日后战争的布景就设定了。这些乌托邦作家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超自然的神力的狂热的几近迷信的信仰”被判定不仅与推动阶级斗争无关，而且客观上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反动。在同一时期，马克思斥责了“法兰西脾性”（即蒲鲁东）的“外行做法”并开始向所有这种打着科学阶级理论旗号的“唯心主义”进行征讨。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被马克思恳请为通信者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这样回复道：

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社会的法律规则
和这些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方式以及我们可能成功地发
现它们的过程；但是，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在破坏所有
先验的教条后，他就不允许我们以我们梦想的方式来指
导民众了；就不允许我们陷入你的同胞马丁·路德的矛
盾中了，马丁·路德推翻天主教神学后，却又立即以逐
出教会和革除教籍令为惩罚措施，构建了新教的基础。
在过去 3 个世纪中，德国主要就是在清除路德那些低劣
的著作；不让我们将人性放入类似的肮脏混乱中作为我
们努力的结果被清除掉。我全心赞同你把所有观点都予
以澄清的想法；就让我们继续这个友好忠诚的争论吧；
让我们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博学的富有远见的宽容典范
吧，但让我们不要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站在一场运动的前
列就把自己当作一场新的不宽容运动的领导者，让我们
不要把自己装成一个新宗教的使徒，即便它是一个有逻
辑理性的宗教。

这个建议并未被马克思采纳，也没有被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
统所采纳（鉴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占据核心地位这一

相当重要的事实)。社会主义没有被看作一个有着许多房屋的大厦，而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屋，其中，不同意见的各种传统统统被“逐出教会和革除教籍令”这个精神扔到门外了，而这正是蒲鲁东曾警告过的。

马克思断然地、准确地把对其它可见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攻击和征服看作他的创新计划（和一种持续的先入为主的偏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以致于他甚至一开始就仅因其所主要蕴涵的乌托邦精神而反对“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文派语境下 19 世纪 20 年代的英国，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它的起源指示了它所产生的共鸣。它过去是指欧文、圣西门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当时英国和法国推行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指称这些计划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者”）。为了去反对这种唯心主义，马克思需要一个政治词汇表来把自己的位置和距离与这些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因此，在 1848 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一时刻，“共产主义者”一词才与一种革命的、平均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日益磨损的传统结合起来，这已被巴伯夫和法国革命的左派所验证。

马克思正是想利用革命阶级运动这一传统来反对当时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而距此 40 年后，恩格斯仍写到“我们不能把它叫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宣言，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可敬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甚至在此后几年，语词的用法已经改变并趋于模糊，马克思似乎还一直对“社会主义”从语词和概念上保持着某种厌恶（反映在《资本论》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贬义用法，通常指蒲鲁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随着 19 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作为常用词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却日渐确立了对社会主义一词的所有权。

进入这个语言雷区后，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谨慎探索。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反映在社会主义一词各种各样的用法以及其用法随着岁月的变化上。甚至当“社会主义”一词在语言上的绝对优势得以确立，被马克思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手里抢走以后，“共产主义”一词也仍然保留着大量不同的新旧用法。比如说，威廉·莫里斯对“共产主义”一词大加青睐，就是因为它承载着一种通过革命阶级斗争来保护公共财产的传统含义。在英国，这个词主要用来与 19 世纪 80、90 年代的费边“社会主义”相区别。这个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阶级社会的初级或原始共产主义，但它衍生出了一种更深刻更为人熟知的含义来指称将成为阶级社会的直接继承者的超越社会主义的一种未来的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1918 年布尔什维克用“共产主义”一词来与所谓的变质的欧洲社会主义决裂并声称开始一个真正的历史谱系时，这个词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租用生命”。从这一刻起，共产主义成了大写的共产主义，而此后，这个词的其它用法就很难恢复了。

正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卫星党并未放弃“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而是代之以宣称他们是唯一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者，这一事实并未使事情得到丝毫澄清。他们将马克思教义与政党组织结合起来，试图扭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循着欧洲社会主义传统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何党派。在 1914 年前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意指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而 1917 年后，它的意思变成了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不仅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凭证，而且把它当作本质上反动的、反革命的教义加以攻击（一段时期曾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回应这种发展，创造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一种非共产主义的和对布尔什维克所实践的非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同时，它也不仅仅